

松打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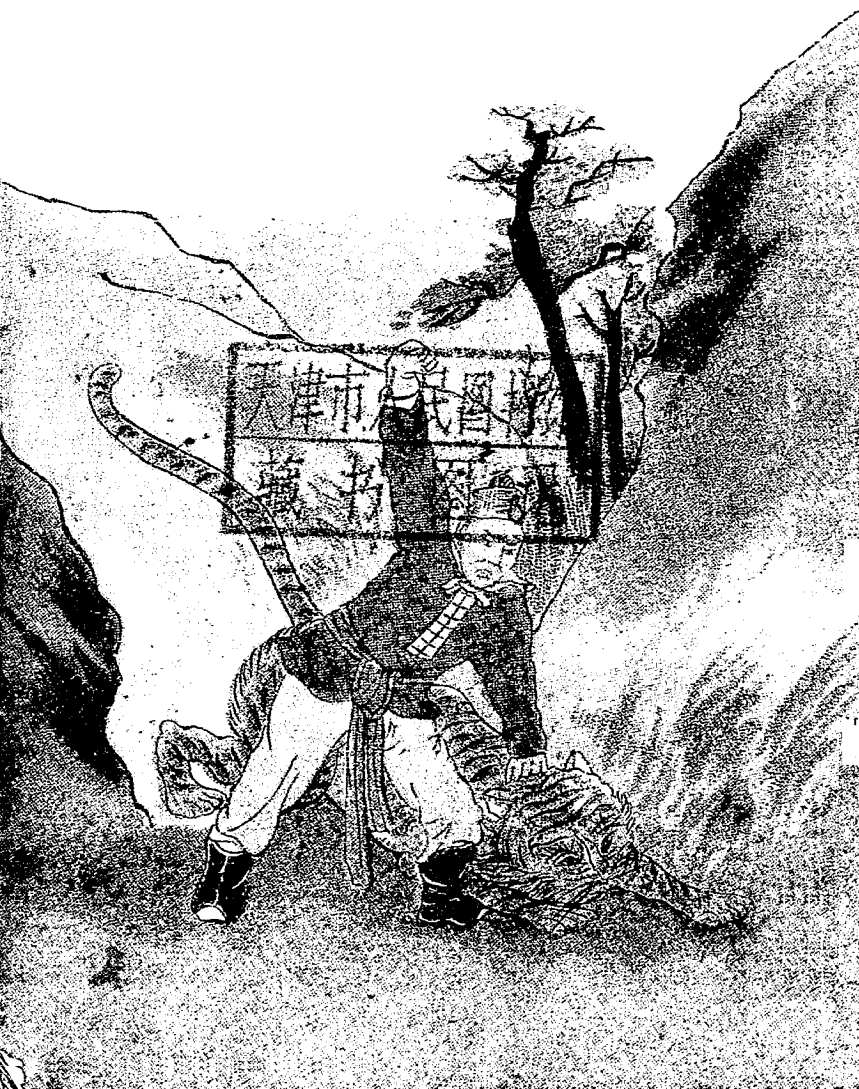
中華書局印行

旧 参

I 240.3

28-38

元0 寄 空 苑



小小說例言

一本書文字淺顯材料活潑名曰小小說凡已通文字者固可取以消遣卽略解字義者亦可藉爲通文之捷徑足爲社會教育及家庭教育之補助品

一本書材料皆本諸舊小說取其富有興趣而無傷道德者並於每種封面繪成彩圖鮮明悅目尤足助人興味

一舊小說向爲社會所歡迎惟事實之間凡有傷風化者本書概爲刪去文字之間或有原文太深及俚俗者本書概加改竄俾閱者易於領悟免涉歧邪

一本書每敘一段故事祇述本事之事實繁文駢語概從刪改文字分段另行排列尤易醒目起首結尾前後相應平時觀覽可悟謀篇布局之法虛字用法習見純熟自易貫通

一本書用三號字排印行款疏朗絕無蠅頭小楷字迹模糊致傷目力之弊小本精裝尤便攜帶

一舟車勞頓閨閣清閒手此一卷誠爲絕妙之消遣品

76-38

武松打虎

市人民图书馆
索图记

276352

這大漢姓武名松。因排行第二。又名二郎。清河縣人氏。他在外日久。要回去看望他的哥哥大郎。在路上行了幾日。一日來到陽穀縣地面。此去離縣治還遠。相近岡子。卻當晌午時候。走得肚中飢渴。見前面有一酒店。挑著一面旗子。在門前上頭寫著五箇字道。三碗不過岡。武松走入裏面坐下。把手裏的哨棒倚了。叫道。主人家。快把酒來。只見店主把三隻碗。一雙筯。一碟熱菜。放在武松面前。滿滿篩一碗酒來。武

松拿起碗。一飲而盡。叫道。這酒好。生有氣力。主人家
有飽肚的。買些下酒。酒家道。只有熟牛肉。武松道。好
的。切二三斤來。酒店家去裏面切出兩斤熟牛肉。做
一大盤子。捧來放在武松面前。隨即再篩一碗酒。武
松喫了道。好酒。又篩下一碗。恰好喫了三碗。再也不
來篩。武松敲著桌子叫道。主人家。爲何不來篩酒。酒
家道。客官要肉。便添來。武松道。我也要酒。也再切些
肉來。酒家道。肉便切來。添與客官喫。酒卻不添了。武

松道。卻又作怪。便問主人家道。你如何不肯再賣酒。
家道。客官。你須見我門前旗上面明明寫道。三碗不
過岡。武松道。如何喚做三碗不過岡。酒家道。俺家的
酒。雖是村酒。卻勝老酒的滋味。但凡客人來我店中。
喫了三碗的。便醉了。過不得前面的山岡去。因此喚
做三碗不過岡。

武松聽了。笑道。原來如此。我卻喫了三碗。如何不醉。
酒家道。我這酒。叫做透瓶香。又叫做出門倒。初入口。

時醇釀好喫。少刻時便倒。武松道。休要胡說。我又不欠你的錢。再篩三碗來我喫。酒家見武松全然不動。又篩三碗。武松喫道。真是好酒。主人家我喫一碗。還你一碗錢。只顧篩來。酒家道。客官休只管要飲。這酒的確要醉倒人。沒藥醫。武松道。休得胡說。便是你放蒙汗藥在裏面。我也有鼻子。店家被他發話不過。一連又篩三碗。武松道。肉再切二三斤來喫。酒家又切了二斤熟肉。再添了三碗酒。武松喫得口滑。只顧要

喫。去身邊取出些碎銀子。叫道。主人家。你且來看我銀子。還你酒錢。穀麼。酒家看了道。有餘。還有些找錢與你。武松道。不要你找錢。只將酒來篩。酒家道。客官。你要喫酒時。還有五六碗酒哩。只怕你喫不得了。武松道。就有五六碗多時。你盡數篩將來。酒家道。你這條大漢。儻或醉倒了。如何扶得你住。武松答道。要你扶的。不算好漢。酒家那裏肯將酒來篩。武松焦躁道。我不白喫你的。休要引我性發。通教你屋裏粉碎。把

你這店子倒翻轉來。酒家道。這厮醉了。休惹他。再篩了六碗酒。與武松喫。前後共喫了十八碗。綽了哨棒。立起身來道。我卻不曾醉。走出門前來笑道。卻不見得三碗不過岡。手提哨棒就走。

酒家趕出來叫道。客官那裏去。武松立住了問道。叫我做甚麼。我又不少你酒錢。喚我做甚。酒家叫道。我是好意。你是回來我家看抄白官司榜文。武松道。甚麼榜文。酒家道。如今前面景陽岡上。有隻吊睛白額

大蟲。晚了出來傷人。壞了二三十條大漢性命。岡子路口。都有榜文。可教往來客人。結夥成隊。於巳午未三箇時辰過岡。其餘寅卯申酉戌亥六箇時辰。不許過岡。更兼單身客人。務要等伴結夥而過。這早晚正是未末申初時候。我見你走。都不問人。枉送了自家性命。不如就在此間歇了。等明日慢慢湊得二三十人。一齊好過岡去。武松聽了。笑道。我是清河縣人氏。這條景陽岡上。少也走過一二十遭。幾時聽說有大

蟲。你休說這些話來嚇我。便有大蟲。我也不怕。酒家道。我是好意救你。你不信時。進來看官司榜文。武松道。你休胡說。便真箇有虎。我也不怕。你留我在家裏歇。莫非半夜三更。要謀我財。害我性命。卻把大蟲嚇我。酒家道。你看麼。我是一片好心。反做惡意。倒落得你這樣說。你不信我時。請尊便自行。一面說。一面搖著頭。自進店去了。

這武松提了哨棒。大著步。自過景陽岡來。約行了四

五十里路。來到岡子下。見一大樹。刮去了皮。一片白。上寫兩行字。武松擡頭看時。上面寫道。近因景陽岡大蟲傷人。如有過往客商。可於巳未午三箇時辰。結夥成隊過岡。請勿自誤。武松看了。笑道。這是酒家詭詐。驚嚇那等客人。便到他那家裏宿歇。我怕甚麼。橫拖著哨棒。便上岡子來。那時已有申牌時候。這輪紅日。厭厭地相傍下山。武松乘著酒興。只管走上岡子來。走不到半里多路。見一箇敗落的山神廟。行到廟

前見這廟門上貼著一張印信榜文。武松住了腳。讀時。上面寫道。陽穀縣示。爲景陽岡上有一隻大蟲。傷害人命。見今杖限各鄉里正并獵戶人等行捕。未獲。如有過往客商人等。可於巳未午三箇時辰結伴過岡。其餘時辰及單身客人不許過岡。恐被傷害性命。各宜知悉。政和年月日。武松讀了印信榜文。方知真真有虎。欲待轉身再回酒店裏來。尋思道。我回去時。須被他恥笑。不是好漢。難以轉去。沉思了一回說道。

我怕甚麼。且只顧上去。看怎樣。武松正走。看看酒湧上來。便把氈笠兒掀在脊梁上。將哨棒綰在肋下。一步步上那岡子來。回頭看這日色時。漸漸地墜下去了。

此時正是十月間天氣。日短夜長。容易得晚。武松自言自語道。那有甚麼大蟲。人自怕了。不敢上山。武松走了一程。酒力發作。焦熱起來。一隻手提著哨棒。一隻手把胸膛前袒開。直奔過亂樹林來。見一塊光撻。

撻大青石。把那哨棒倚在一邊。放翻身體。卻要睡。只見發起一陣狂風。那一陣風過了。只聽得亂樹背後撲地一聲響。跳出一隻吊睛白額大蟲來。武松見了。叫聲阿呀。從青石上翻將下來。便拿哨棒在手裏。閃在青石邊。那大蟲又飢又渴。把兩隻爪在地下略按一按。和身望上一撲。從半空中攛將下來。武松被那一嚇。酒都做冷汗嚇出了。說時遲。那時快。武松見大蟲撲來。只一閃。閃在大蟲背後。那大蟲背後看人最

難。便把前爪搭在地下。把腰膀一撻。掀將起來。武松只一閃。閃在一邊。大蟲見掀他不著。便大吼一聲。卻似半天裏起了一箇霹靂。震得那山岡也動。滿林樹葉多瑟瑟的響起來。只見他把這鐵棒也似的虎尾倒豎起來。向武松只一剪。武松輕輕一跳。卻又閃在一邊。原來那大蟲拿人。只有三種法子。一撲一掀一剪。最來得凶猛。三般多捉不著時。氣性就要沒了一半。現在那大蟲一撲一掀已著了空。末後一剪。又不

著。便再吼了一聲。將身體一兜。兜將回來。

武松見那大蟲復翻身轉來。雙手輪起哨棒。用盡平生氣力。嗖的一聲。只一棒從半空中劈將下來。只聽得一聲响。簌簌地將那樹連枝帶葉劈將下來。定睛看時。卻不曾劈著大蟲。原來打急了。正打在枯樹上。把那條哨棒折做兩段。只拿得一半在手裏。那一半不知拋向那裏去了。這大蟲見武松輪棒打將下來。咆哮性發。翻身又是一撲。撲將過來。武松又儘力一

跳退了十餘步遠。恰好那大蟲把兩隻前爪搭在武松面前。張開大口。正要昂起頭來。武松不慌不忙。把半段哨棒。順手一丟。兩隻手就勢把大蟲頂花皮揪住。一按按將下來。那隻大蟲。急要掙扎。被武松儘氣力捺定。那裏肯放鬆半點兒。武松把隻腳望大蟲面門上眼睛裏鼻子上。只顧亂踢。那大蟲咆哮起來。後半身向上亂聳。前身卻動彈不得。大蟲越掙扎。武松越用力。大蟲身底下爬起兩堆黃泥。成了一箇土坑。

武松就把那大蟲嘴。直接下黃泥裏去。那大蟲被武松打得沒有了氣力。嘴又埋在泥裏。悶得氣都接不上。武松把左手緊緊的揪住頂花皮。偷出右手來。提起鐵鎚般拳頭。儘生平之力。一五一十。只顧打。打到六七十拳。那大蟲眼裏口裏鼻子裏耳朵裏都迸出鮮血來。不能再動。只剩得口裏氣喘。肚皮息動不已。武松看了。看放了手。來到松樹邊。尋那打折的哨棒。拏在手裏。回轉身來。再看看大蟲。只怕不死。蘇醒過

來。把棒槌又打了一回。眼見氣多不喘。肚皮也不息動了。方纔丟了棒。尋思道。我就此拖這死大蟲下岡子去。就血泊裏雙手提時。卻像生了根似的。動也不動。自己方知道使盡了氣力。手腳都蘇軟了。就跑到原睡的那塊大青石上坐了半歇。向四下望了一望。尋思道。天色看看黑了。倘或再跳出一隻大蟲來。卻如何鬪得他過。豈不送了性命。且掙扎下岡子去。明早再來理會。

武松就石頭邊尋了氈笠兒。立起身來。轉過亂樹林邊。一步步捱下岡子來。走不上半里多路。只聽見枯草叢中。瑟瑟的響。定睛一看。卻又鑽出兩隻大蟲。直向武松跑來。武松道。阿呀。我今番罷了。忽見那兩隻大蟲。在黑影裏直立起來。武松再定睛看時。卻是兩箇人。把虎皮縫做衣裳。緊緊紮在身上。手裏各拿著一支五股叉。見了武松。喫一驚道。你你你喫了豹子肝獅子腿。膽倒包著身軀。如何敢獨自一箇黃昏時。

候。走過這岡子來。你你你是人是鬼。還是這箇岡上
的山神土地。一箇道。是了。這箇一定就是虎。俵他變
了人。導引大蟲喫人。後面一定就有大蟲出來。趕緊
逃罷。二人正待回身。武松道。你兩箇是甚麼人。何故
蒙了虎皮。出來嚇人。莫非要劫人財物麼。那二人道。
我們是本處獵戶。武松道。你們上嶺做甚麼。兩箇獵
戶失驚道。你不知道麼。如今這景陽岡上。有一隻極
大的吊睛白額大蟲。夜夜出來傷人。好生可怕。就是

我們獵戶也折了七八箇。過往客人不計其數。都被這大蟲喫了。本縣知縣。著落當鄉里正。和我們獵戶人等捕捉。那大蟲勢大難近。誰肯捨了性命向前。我們爲他。正不知喫了多少限棒。只捉他不得。今夜又該我們兩箇捕獵。和十數箇鄉夫在此。上上下下。放了窩弓藥箭等他。正在這裏埋伏。聽見山路上有腳步聲響。還道是大蟲出來。向外一看。卻見你大模大樣的從岡子上走下來。我們兩箇喫了一驚。天色雖

黑。幸虧還看得清楚。否則窩弓藥箭就要發出來呢。你到底是何人。從那裏來此。曾見大蟲麼。

武松道。我是清河縣人氏。姓武名松。排行第二。又名二郎。要回去探望我的哥哥。卻纔岡子上亂樹林邊。正撞見那大蟲。被我一頓拳腳打死了。兩箇獵戶聽得呆了。將信將疑的說道。怕沒這話。武松道。你不信。看我身上那裏來的血跡。兩箇道。如何打來。武松就把那大蟲怎樣出來。怎樣咆哮剪撲。自己怎樣跳閃。

怎樣按打。一一的說了一遍。兩箇獵戶。聽了又喜又驚。叫攏那十箇鄉夫來。那十箇鄉夫。都拿著鋼叉。踏弩刀鎗。隨卽攏來。向著武松看。面現驚異之色。武松問道。他們衆人如何不隨你兩箇上山。獵戶道。那大蟲十分利害。他們如何敢上山。便叫武松把打大蟲的事。向衆人說。衆人都不肯信。武松道。你衆人不信時。我和你們去看便了。衆人身邊都有火刀火石。隨卽發出火來。點起六七箇火把。衆人都跟著武松。一

同再上岡子來。看見那大蟲做一堆兒死在那裏。衆人見了大喜。都手舞足蹈起來。大衆商議。先叫一箇去報知本縣里正。並該管上戶。這裏五六箇鄉夫。七手八腳。把大蟲縛了。擡下岡子來。

到得嶺下。早有七八十人都。鬪前來。先把死大蟲擡在前面。將一乘兜轎擡了武松。投本處一箇上戶家來。那上戶里正。都在莊前迎接。把這大蟲扛到草廳上。卻有本鄉上戶。本鄉獵戶。三二十人都來看望武

松。衆人問道。壯士高姓大名。貴鄉何處。武松道。小人
是此間鄰郡清河縣人氏。姓武名松。排行第二。因從
滄州回鄉來。昨晚在岡子那邊酒店裏喫得大醉了。
上岡子來。正撞見這大蟲。把那打虎的身分拳腳。又
細說了一遍。衆上戶道。真乃英雄好漢。衆獵戶先取
野味來請武松喫酒。武松因打大蟲困乏了。要睡。大
戶便叫莊客收拾一間客房。且教武松歇息。到天明。
上戶先使人報知縣裏。一面合具虎牀。安排端正。送

到縣裏去。天明武松起來。洗漱罷。衆多上戶牽一腔羊。挑一擔酒。都在廳前伺候。武松穿了衣裳。整頓巾幘。出到前面。與衆人相見。衆上戶把盞說道。被這箇大蟲。正不知害了多少人性命。連累獵戶喫了幾頓限棒。今日幸得壯士來到。除了這箇大害。第一鄉中人民有福。第二客侶通行。實出壯士之賜。武松謝道。非小人之能。託賴衆長上福蔭。衆人都來作賀。喫了一早晨酒食。擡出大蟲。放在虎牀上。衆鄉村上戶都

把緞疋花紅來挂與武松。武松有些行李包裹。寄在莊上。一齊都出莊門前來。早有陽穀縣知縣差人來接。武松都相見了。叫四箇莊客擡乘涼轎來擡了武松。把那大蟲扛在前面。也挂著花紅緞疋。迎到陽穀縣裏來。那陽穀縣人氏。聽得說一箇壯士打死了景陽岡上大蟲。迎接了來。盡皆出來看。鬧動了那箇縣治。武松在轎中看時。只見挨肩疊背。鬧鬧攘攘。屯街塞巷。都來看迎大蟲。

到縣前衙門口。知縣已在廳上專等。武松下了轎。衆人扛著大蟲。都到廳前。放在甬道上。知縣看了武松這般模樣。又見了這箇老大錦毛大蟲。心中自忖道。若不是這箇大漢。如何打得這箇大虎。便喚武松上廳來。武松去廳前聲了喏。知縣問道。請問打虎的壯士。你如何打死這箇大蟲。武松就廳前將打虎的事。又說了一遍。廳上廳下。都驚得呆了。知縣就廳上賜了幾杯酒。拿出上戶湊的賞賜錢一千貫。給與武松。

武松稟道。小人託賴相公的福蔭。偶然僥倖打死了這箇大蟲。非小人之能。如何敢受賞。小人聞知這衆獵戶因這箇大蟲。受了相公責罰。何不就把這一千貫給散衆人去用。知縣道。既如此。任從壯士。武松就把這賞錢在廳上散與衆人。知縣見武松忠厚仁德。就使他在本縣做箇都頭。這件事後來一傳十。十傳百。傳揚起來。不論婦孺老幼。都曉得武松打虎哩。



民國六年八月發行
民國十七年一月五版



(小 小 說)

△ 每冊定價銀五分

編輯者 中華書局

發行者 中華書局

印刷者 中華書局

印刷所 中華書局

總發行所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各省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二七七號
中華書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